

漫步
征程

田井
專集

漫 步 征 程

田井专集

2001年7月

漫步江湖

辛巳春三月
駕海敬書



目 录

自 序	(1)
足迹回眸	(3)
征程点滴	
回忆 1944 年慈镇县委的组织工作	(23)
战斗在敌人据点群中	(33)
开辟绍嵊地区的斗争	(44)
开辟绍嵊地区工作概况(与袁啸吟合写)	(53)
——重点澄清几个问题	
庵东特区建政四十八天(与杨明合写)	(55)
濮阳谒见朱总司令	(64)
哺育之恩——纪念建军 65 周年	(68)
凤湖中学南迁前后	(75)
附:1944 年在郑若谷同志笔记本上题词	
记黄知真论浙东三北抗日根据地的特点及其对策	(78)
——根据当年笔记综合整理	
归回故里话沧桑	(83)
——忆“皖南事变”中我家之遭遇	
回忆谭震林同志写给浙江省妇联党组的一封信	(89)
“女兵娃子”忆当年	(91)
缅怀前辈与战友	
妇女姐妹的良师益友	(93)
——缅怀吴仲廉同志	

她在拼搏中永生	(96)
——追念黄行素烈士	
戚铭渠同志的五个第一	(104)
“寿生堂”在烈火中永生	(107)
铁骨冰心	(109)
——缅怀朱人俊同志	
我一生追求学习的榜样	(119)
——悼念王仲良同志	
记程振翠烈士二、三事	(125)
——《周副主席浇开的红玫瑰》读后	
风范长存 思念不尽	(129)
——缅怀黄知真同志	
缅怀汪大铭同志	(146)
半个世纪前的记录整理	
王仲良同志在浙东三北地委第二次扩大会上报告开会意义	
.....	(149)
王仲良同志在浙东三北地委第二次扩大会上《关于三北地区 武装工作的报告》	(151)
黄知真同志在浙东三北地委第二次扩大会上的报告	(158)
——一年来的党与群众工作	
王仲良同志在浙东三北地委第二次扩大会上的总结	(197)
谭启龙同志在浙东三北地委第二次扩大会上致词	(204)
何克希同志在浙东三北地委第二次扩大会上致词	(206)
诗词学习	
纪念相公殿战斗 42 周年(附照片 1)	(207)
慈溪县党史座谈会有感	(208)

喜上老年大学(明鉴楼).....	(208)
学 书.....	(209)
永 念.....	(209)
满园芳.....	(210)
我的家乡(题画诗).....	(210)
省妇联 50 年代战友相聚有感	(211)
念奴娇 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	(211)
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	(212)
纪念红军长征 60 周年	(212)
七十五岁感怀(画梅题诗).....	(212)
参观杭州市开发区即兴.....	(213)
义卖丹青表寸衷.....	(213)
赞黄山.....	(214)
贺“张小泉”330 年华诞	(214)
贺香港回归	(214)
纪念新四军成立 60 周年	(215)
七十六感怀.....	(215)
赞开拓古运河	(215)
读《陆俨少画语录》会意而赋	(216)
浙江抗洪颂	(216)
赞四川广元古迹翠云岭	(216)
迎澳门回归	(217)
仙桃迎回归(题画诗).....	(217)
挽潘文远同志	(218)
盛世感怀.....	(218)
前进啊! 不要停留	(219)

八十感怀	读陆游“书愤”并步其韵	(220)
附:	陆游“书愤”	(220)
贺世纪新禧即兴		(221)
重游三北佛迹寺(附照片)		(221)
快马加鞭万象新		(223)
大丰碑林		(223)
——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立柱撰联		
观黄山卧龙松图		(224)
题画诗		(224)
画凌宵题诗		(224)
画野菊题诗		(225)
画荷题诗		(225)
画鹰题句		(225)
画朱顶红题诗		(226)
画紫薇花题诗		(226)
画喇叭花题诗		(226)
画芍药题句		(227)
画萱花题句		(227)
书画活动		
晚霞胜迹		(229)
——记浙江省离休干部美协成立首次会员画展		
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		(231)
——记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老战士书画展		
老区办画展	重温鱼水情	(232)
新四军战士的心声		(234)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书画展侧记		

学书学画 其乐无穷	(236)
访徽散记	(238)
——记到黄山市举办《新安书画展》前后	
吴静初老师教学有方	(252)
从“零”开始才能进步	(255)
老战士的“第二个春天”(附照片)	(原载《东南烽火》)(256)
书画使她离开了病床	西 彦(258)
老红军的新追求	西 彦(259)
红军干部田井的老区情	杨晞华(260)
翰墨丹青写素心	张炜利(262)
——访举办扶贫义卖书画展的离休老干部田井	
田井扶贫义卖书画展在杭举行	杨晞华(264)
——周国富出席并讲话	
田井为革命老区扶贫义卖书画展前言	陈安羽(265)
在田井同志扶贫义卖书画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周国富(266)
田井书画义卖款损赠余姚	乐子型(267)
昔日女战士,今日书画家	景 秀(268)
老红军义卖书画建新校	金高伟 李锡康(270)
翰墨丹青拳拳爱心	禹 安(272)
——老革命书画家田井小记	
书画活动照片选	(273)
1997年11月10日在《田井扶贫义卖书画展》前言前留影
	(273)
田井在家作画	(273)
1998年12月参加浙江省老干部美协赴香港展出,在笔会上与 香港书法家高云洲先生合影	(274)

1999年6月在承德避暑山庄参加全国书画大赛授奖笔会上	(274)
田井书画获金奖、一等奖的部分证书	(275)
书画作品照片选	(276)
南国植物	(276)
悬崖野菊	(277)
圣诞快乐	(278)
与天同寿	(279)
千里共婵娟	(280)
瓶菊(仿吴昌硕)	(281)
凌霄	(282)
美意延年	(283)
炮竹迎亲人	(284)
令箭荷花	(285)
湖畔秋色	(286)
月季芭蕉	(287)
富贵神仙	(288)
傲霜雪	(289)
和平安祥	(290)
钟馗除妖	(291)
黄山鸣弦泉	(292)
鸣鹤古镇	(293)
湖光山影	(294)
金顶秋色	(295)
夕阳红满天	(296)
临散氏盘(一)	(297)

临散氏盘(二)	(298)
临散氏盘(三)	(299)
篆书录毛主席诗吟梅	(300)
篆书纪念长征 60 周年	(301)
临石鼓文	(302)
隶书陋室铭 篆书百福图	(303)
墨 梅	(304)
山谷幽兰	(305)
高 洁	(306)
远 瞩	(307)
溪楼观瀑	(308)
柳荫深处	(309)
我的家乡	(310)
雁荡合掌峰	(311)
井岗春色	(312)
编后记	姚承秀(313)
封面题字	俞建华

自序

去年我 80 岁，在家里我没有做寿，只是在考虑：我作为一个匆匆的历史过客，能为历史留下点什么呢？

我翻阅了自己离休后所写的一些革命回忆录，都是应当时各县党史资料办公室的要求而撰写的，大部份载于各县党史资料刊物上，她如实地记述反映了半个世纪前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斗争的某些侧面或片断，读来有温故知新之感。同时也觉得是再现了我们这一代人战斗的青春。

今年，在这欢庆建党 80 周年的日子里，我萌发了要把回忆录集结出版作为献礼的想法，我想，就把这些点滴回忆留下来吧！以传承后代，鞭策自己。要自强不息，开拓进取。

书本的后部分，增添了我学习书画的活动情况，这也是我晚年征程和生活的一部份，旨在身心保健、弥补个人历史上的人为遗憾和报答革命老区人民对我的支持与期望。但我现在做得还很不够，我还要努力学习、努力实践。我回忆中一些已故战友和革命烈士的精神，在激励我迈步前进，不要停留。我的心得是：

学画最忌急求成，思定神清默耕耘。

仔细临摹承传统，体验造化出新经。

书画阅读三三四，画外功深意境增。

“零”字常在心中记，酝酿切磋艺自精。

我愿与一些共同学习书画的老年同志一起前进，再创青春是我心中永远不倒的旗帜。

在编印这本专集的过程中，得到了杭州徽州学研究会胡永吉会长、仇名虎副会长的支持，姚承秀同志对专集资料进行编辑和校正，唐建军等同志为本书的文字校对，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田井

2001年6月26日

足迹回眸

童年

我生于 1920 年 11 月。

母亲吴碧云，皖南歙县西溪南村人，家庭破落地主。在叔伯堂房家延请家庭教师时，她去读过些书，知文达理。在母亲 16 岁那年，因外祖父病逝，无钱买棺办丧事，就将母亲以 80 元接嫁，许配给了父亲，当年就结了婚。

父亲程振钟（号应鸣），祖藉皖南绩溪，家里上无瓦片，下无土地，太祖、祖父都是属于“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替人家店里当伙计的，因三代单传，人丁稀少，苦苦挣扎，终于培养父亲读了书。

父亲比母亲大五岁，结婚时是歙县一个旧制中学（四年制）的毕业生。他们不是自由恋爱成亲，但婚后却夫唱妇随，情感融洽。姻缘是由一个小纸条牵连起来的。

母亲有个隔堂姐夫，当时报考歙县旧制中学，题目做不出，有人向父亲求助，父亲就递给他一个作好题目的小纸条，因而录取，这位堂姨父为此成了父母亲婚姻的介绍人。

母亲 18 岁就生了我，乳名秋兰，学名程日芬。当时母亲觉得自己还太年轻，做妈妈不好意思，当我学舌时，就要我叫她六姨（外祖家几房姐妹排行，她第六），所以我以后一直叫母亲为六姨。我 3 岁时，母亲生了大妹日芳，因家务忙不过来，就把我送到外婆家抚养，当时外婆的小女儿七姨尚未出嫁，由她帮忙照管。那时父亲在绩溪一小教书，由于当地一地方士绅的支持，他去武汉，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即武汉大学前身）公费生，学的是博物专业。1924 年毕业后，就

教于徽州地区各省立中学。我们家也迁居到了歙县西溪(即现在的郑村)和义堂翰林院里的一进租住。

我在外婆家从3岁住到10岁。当时外婆家只有外婆和七姨母二人，同族有一位孤寡老太，和外婆同住，互相照应。另外有个继嗣的舅舅，一直在杭州做生意，每年只过年回家住几天。外婆家虽然院落很大，有花园、假山、竹林、池塘、曲桥、水阁，但却破落得凄凄惨惨，所以我到外婆家后，增添了一点生气。

母亲对我的文化教育较重视，我4岁时，就送来一盒一千字的方字块，要七姨教我读，所以七姨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她教学极严，为我准备了一张桌和一只高凳，每天按时授课，一根戒尺就放在手边，每个字，她最多教三遍，还要横过来，竖过去都要认得，不然就叫“手伸出来”！连打三板。我吓得只好认真学，免得吃苦。

5岁时，我一千字认得滚瓜烂熟了。父亲要外婆送我进小学读书，但当时西溪南村尚无小学，父亲就送来两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教科书和笔、墨、描红、砚台，外婆把我送进了堂房二姨父吴润之办的私塾。记得第一天入学时正下着雨，七姨已为我做好一双小钉鞋和书包，外婆一手牵着我，一手带着伞，把我送进了该私塾，先要我向大厅上壁挂着的孔夫子像磕了三个头，吴润之老师就把我安排在第一排外婆事先已送去的桌子和高凳上。我的正式读书就这样开始。每天读教科书一课，写一张描红。写字时，老师把着我的手，一面写一面讲如何起笔，如何提、按、转折、收笔等等，想不到这些书法基础，老来倒是记忆犹新，很有用。

私塾进了约半年，住在黄山治舍村的干妈(她是我堂房大姨母)要带我到黄山去住住，于是我跟她去了黄山，带着教科书和描红，每天要坚持学业。但我可以跟着她去茶山采茶，去河滩洗衣服、拣石子、捉小鱼、挑野菜、掏鸟窠，我接触了大自然，生活丰富多了。干妈

自己无子女，对我疼爱，还经常邀请邻居孩子来陪我玩。这段生活，至今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

7岁时，西溪南村开办了崇文小学，干妈把我送回外婆家进了小学。因一年级课本我都已读熟，老师把我编到二年级。当时语文老师张慕棠，教学认真，为人正直，重视对学生德育和爱国主义思想教学，也重视书法教育，日记、作文都要用毛笔小楷。几年中，我思想上逐渐树立了以岳飞、秋瑾、花木兰为偶像，立志要精忠报国。后来抗战初期，同学中一大批都参加了革命，使西溪南村成了当时的小延安。

10岁时，初小毕业，因当时崇文小学无高小，父亲把我接回家里读郑村师山小学，张慕棠老师也应聘来师山。这时，母亲已生了四个弟妹。父亲整年在外教书，只寒暑假在家，家里一切事务都由母亲操持。她上有老，下有小，整天里里外外忙个不停，我体味到了母亲的伟大与辛劳，课余就帮助母亲管教弟妹，并帮助种菜、摘菜。家庭生活清贫，但一家人和邻里等相处和睦。

在高小读书时，我开始接触到政治，因“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铁蹄踏入了东北，并不断地侵入华北，爱国军人马占山举旗抗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我在爱国主义的思想影响下，岳飞、秋瑾、花木兰的英雄形象萦绕心间。于是在高小同学中组织抗日宣传队，敲着小锣小鼓上街宣传，号召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全民团结，抵制日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2岁至15岁，我和小姑母（妹娘）程振翠一起进入安徽省立第四女中（后改称省立休宁隆阜女中），因离家30里，我们住校。父亲也是我的老师，他教生物、地理课。女中的同学，来自徽州6个县。班里有两个同学是婺源、祁门的，她们的家就在江西红色苏区的边缘，所以在宿舍里，我们老是偷偷地凑在一起，请她们讲些苏区的情

况。其中最使我动心的是耕者有其田和学龄儿童及青少年都可免费上学。当时我觉得苏区真是实现了世界大同，对国民党“剿共”很反感。

1935年夏，我15岁，初中毕业。

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平稳的求学中度过。先后住过外婆家、干妈家和我自己家，这几个家庭，结构都很简单，所以我对人间世事懂得很少，同时也养成我随遇而安的生活习惯。

初中毕业了，我面临着是否能继续读书？是否能获取一种使我可独立谋生的本领？我心中确实无底。至于如何去实现像岳飞、秋瑾、花木兰那样精忠报国的理想？那就更加茫然了。

走向革命

我有一个在上海做医师的大姑父罗敏修，他在大学读书时期，曾受过我父亲的帮助，所以他思想上认为，现在我家人口多，经济困难，他也应伸手相报。这时来信，建议小姑母和我去上海读私立惠生助产学校，因他在该校任课（解剖学），可以为我们申请免交一半学费，条件是我们为学校刻写讲义。这样，既可减轻父亲的家庭负担，又可为我们将来求职创造条件。父母商量后，就这样定了下来。小姑母和我就成了上海私立惠生助产学校半工半读的学生。

惠生助产学校分两部分：一部分设在沪太路余庆桥，沪太疗养院是实习医院；一部分设在爱文义路惠旅医院隔壁，惠旅医院成了实习医院，校长施汝雄，本人也是医师，不懂政治。我们一年级新生都住余庆桥。

余庆桥在上海郊区，是沪太路上的一个小站。我们学校离这个小站几十步路，当地人烟稀少，只附近有个孟家木桥村，陶行知的山海工学团就办在那里。

1935年的上海，真是个抗日救亡运动的大熔炉，我童年以身许国的志向和当时半工半读的处境，使我很快就投入了这个洪炉。

当时，我们班里有个同学叫黄云梅，她思想激进，和山海工学团的张轨同志（共产党员）有联系，就经常带我们几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去山海工学团参加他们的活动，如冼星海、聂耳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范长江、萨空了等来作时事报告，并组织我们参加歌咏队和讨论。后来又经常传递“救亡情报”和一些进步书籍给我们看，使我们对抗日救亡的形势及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等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山海工学团，我见到了崇文小学的同班同学吴立奇（立基，已故，逝前是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儿童时代，我们同坐一张桌子和一条长板凳，很讲得来，这时，他就在山海工学团工作，已经是中共党员。那时，好像觉得男女有别，我们虽谈得不多，但我相信他所干的事业是正确的，我也就更加积极地投入上海党所领导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在立三路线影响下发动的多次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我都积极参加。

1936年5~6月间，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国难教育社”，我们在学校里秘密发展了一个小组，成为我校抗日救亡工作的组织核心和政治核心，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了一大批同学，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组织了几支救护队，准备随时开赴前线。

一帆风顺十九年

1937年“七七”芦沟桥抗战爆发，全国全民抗日浪潮高涨，接着“八·一三”上海大世界被敌机轰炸。这时，我正开始到医院实习。学校通知疏散人口，外地学生一律疏散回家，于是，小姑母和我就被疏散回安徽歙县。

正巧，吴立奇随后也由上海党分配他回徽州恢复和发展党组织，